#### 【发郊】我的兄弟在做鸭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145982.

Rating: <u>Teen And Up Audiences</u>

Archive Warning: <u>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u>

Category: M/M

Fandom: <u>封神三部曲 |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u>

Relationship: <u>姬发/殷郊</u> Character: <u>姬发, 殷郊</u>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17 Updated: 2023-09-19 Words: 4,958 Chapters:

4/?

# 【发郊】我的兄弟在做鸭

by Bunnytoby\_77

Summary

小老板发和脱衣舞男郊,大纲文,洁癖可以看,"做我的狗"同背景,有空就写一点

殷郊家里是做灰产的,但是亲妈姜女士很靠谱从来没有让他接触过家里的生意,就是殷郊小时候读书被老师同学问爸爸妈妈在做什么的时候,永远都说不出来。反正殷郊坚信他爸是个做生意的大人物,具体做什么生意他也不清楚,肯定很大就对了。

实际上殷寿的工作都是殷启嫌弃脏了手不想做的烂活儿,例如卖酒,卖肉,卖粉,怎么脏怎么来,真上法庭足够人民警察轮流枪毙五次。非常晚熟的殷郊意识到这事还是在高考完之后,十七岁,脑回路跟七岁的娃娃不相上下,甚至认为女的生孩子是从胳肢窝挤出来的,因为姜女士在他七岁时这么告诉他。

知道这事的起始也挺峰回路转的。殷郊刚考完试,知道父母在闹离婚,晚上看到姜女士自己半夜偷偷抹眼泪,一上火骑着山地车冲去他爸名下的夜总会,身上还穿着毕业宴会特意准备的卖保险三件套。

殷郊跟门口拦他的保安说他爸爸在这里上班,保安听到他的话脸上的颜色都变了五种,可是一个没看住还是被他钻了进去。连KTV都没进过的殷郊一进夜场就迷失了方向,被各色打扮不知廉耻的男女上下其手要微信几个回合,他终于找到了离后台最近的地方——后厨。

这时他碰到了在这儿打工的彪子,和殷郊第一次见面的彪子穿得也很不知廉耻,身上的布 连小姑娘的手绢都不如,纯粹几根破线,脸上化有妆,像被人打了两拳还在发光,但是手上的动作和打扮非常不同:彪子正在疯狂偷吃果盘和小食,斜眼看了一眼殷郊又继续吃果,吃得脸颊两边鼓起来。

凭这个举动殷郊马上就看出这个人和自己年纪差不多,很自然去搭话,问彪子知不知道殷寿在哪里。彪子自然是不知道的,也不可能知道殷郊跟殷寿是什么关系,但是他知道怎么偷吃摸鱼骗涉世未深的小孩,于是殷郊稀里糊涂就替彪子上了脱衣舞舞台,在一片"哟呵!脱光!"的氛围下颤抖地开始解扣子,然后彪子就在台下套着大衣吃果盘乐呵呵地看。

可能是天赋异禀,或者是身为体育生的殷郊本身身体素质过硬,大家都没发现这小孩是被骗上去的,逐渐有点上头的殷郊从脱衬衫后就被夸得飘飘然,他家实施的是打压教育,基本没什么人夸他。脱得只剩底裤后开始有人往他裤腰带塞百元大钞,从小零花钱一直在十块到五十块不等的殷郊喜笑颜开,摇得更起劲了,就是台下嘲讽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毕竟没人见过跳脱衣舞的穿个海绵宝宝底裤,而且摇起来像狗熊蹭树。

看时机差不多彪子就上去把殷郊拽了下来,殷郊还在对着钱大呼过瘾,彪子这边已经抢过来抽了一大半,美名其曰免费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我也要抽成的。可是钱还没在彪子手里 焐热,他身后就传来殷寿的一个问句:谁给的赚钱机会啊?

穿着一条海绵宝宝底裤的殷郊对着彪子身后的殷寿喊了一声爸,彪子马上把所有钱都还给殷郊打算开溜,然后殷郊就看着他的爸爸——虽然很冷淡、不着家、会打他,但也会给他买冰淇淋、对他的成绩单点头、小时候过马路都拉着他的爸——开始扇彪子耳光,一巴掌接着一巴掌,扇到彪子差点倒在舞台前,殷寿跟彪子说不要跟我儿子接触,就把人放走了。

等彪子踉踉跄跄地跑掉,殷寿转头问殷郊来这里干嘛,殷郊又看见了一直跟在爸爸后面的女人,想起自己来这里是干嘛的,质问他爸那个女人是谁,殷寿自然不可能回答他,搂着小蜜就走了。

这一次殷郊算是无功而返,但他还有三个月的假期,他想办法去他爸的店里应聘了个暑假工,每天在后厨洗碗,想再抓一次殷寿跟那个女的在一起。一开始很不顺利,后厨工作的都是临时工,什么都不知道,偶尔他碰到来觅食的彪子,彪子也不跟他说话把他当空气,直到有一次殷郊特意留了一碗海鲜炒面给彪子,彪子才跟他说话。

然后殷郊通过食物收买从彪子口中知道了不少事,偶尔殷寿不在店里也会替彪子跳跳脱衣舞什么的,小费三七分,殷郊三彪子七。他知道爸爸很早之前就和那个女的暗通曲款,知道爸爸的私下生意是什么,也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这个年纪不去读书在这里跳舞端酒了。 殷郊在这三个月里以光速成熟起来。

他的父母还是离婚了,因为殷郊还有一年才成年,所以监护人判给了姜女士。殷郊跟着姜女士搬回山东外公家,暑假工赚了不少钱,殷郊对着姜女士拍着胸脯说成年后不要家里一

分钱。姜女士非常感动,然后真的不给他钱了。

于是,啥也不知道的殷郊大学四年就在北京夜场跳了四年脱衣舞赚学费生活费。

虽然途中有人暗示殷郊能不能被包养,但是殷郊根本听不懂言外之意所以全部错过。错过也好,即使天天上台脱衣服裤衩,殷郊依旧是那个特别天真单纯的晚熟小孩,他脱衣服只是因为有人给他钱,但是他千算万算没想到有人不但会给他钱,还会给他游戏币。给他游戏币的人,就是毕业后第一次创业失败喝得稀烂的姬发。

姬发他们家都挺玄乎的,可能是因为他爸爸研究玄学三十年吧,姬发就没见过除了他爸之外的五十岁老头玩塔罗牌的。他弟弟姬旦是光宗耀祖的奥数金牌得主,他哥哥伯邑考是更光宗耀祖的国家公务员,他爸妈是士农工商里的农,但是种了几千亩那样吧,反正从姬邑有记忆开始他家就过着富足且富足的日子。

因为哥哥弟弟都太光宗耀祖,导致相对比较普通的姬发从小的志向就非常远大,他要做个大人物!他要出人头地!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姬发就向班里同学出租漫画书,初中还在小卖部以进货价收购一批零食然后转手高价卖出去,因为关系到能不能考进他想读的商科,所以姬发高中没有做生意,但他做生意做到高中班主任都知道这事。他家里人都宠他,不仅是爸爸和大哥很关心姬发,就连小六岁的姬旦也会把爱吃的零食让给姬发,弄得姬发一直以来都挺那啥的。

一直以来无论是做小生意还是学业都很顺利,所以姬发第一次受挫还是在大学毕业第一年,因为听了两次知名企业家殷寿的演讲,头脑发热的姬发就开始创业了,把自己炒股四年存的那点资金和二十几年的压岁钱都投了进去,然后赔了个片甲不留。

第一次破产那天姬发半夜两点多打电话给他哥伯邑考,哭得梨花带雨的。伯邑考这个公务员天天写材料写得想死,都不能睡个整觉,还要当弟弟的心理医生,姬发听着刚睡醒的他哥操着一口带陕西口音的老人音安抚他:小发你慢慢说,哥听着呢,创业失败?破产?没钱?别着急啊,没事的,哥明天给你打三万过去。

然后姬发拿着那三万再战!再败!

亏得差点只剩裤衩那天姬发拉着两个大学室友去吃烧烤,吃得直掉小珍珠,姬发知道他哥最近换工作了收入也不如从前,给他打这笔钱也算是从存款里抽出来给他的。亏的不是自己的钱,姬发的负罪感max,姜文焕看他咔咔灌酒有点受不了,拉着他去电玩城打了两个小时僵尸,打完僵尸又夹娃娃,姜文焕夹了五六个就喜笑颜开地跟鄂顺跑了。

姬发自己夹半天都夹不起一个娃娃,悲从中来去宜家买了瓶酒继续喝,喝着喝着就走进了 殷郊跳舞那家店,可能是喝多了脑子都被下半身代替,或者是殷郊太汹涌澎湃视觉冲击力 很强,姬发一边哭一边把口袋里所有的游戏币都往殷郊裤衩里塞。

第二天姬发从自己床上醒过来还以为自己在做梦,结果出去就看到了一个大奶男光着上半身翻他洗衣机,吓得姬发发出一声类似洗浴小鸭子被挤压后发出的声音,然后一脚把大奶 男踹进了洗衣机里。

稍微冷静了点的姬发问那个只露出一个屁股的男人姓甚名谁到底为什么在他家,卡在洗衣机里的殷郊模模糊糊地说了一堆只有外星人才能听懂的语言,晃了晃屁股,然后口袋里的游戏币就噼里啪啦全部掉了出来。

姬发看着随着这个完美屁股晃动的频率掉落的游戏币,脸色大变,突然意识到自己昨天晚 上做那个把骂骂咧咧的脱衣舞男带回家的梦不是梦了。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要怎么把无辜的脱衣舞男从洗衣机里拔出来。

殷郊穿着姬发的旧T恤坐上沙发时脸挺臭的,他从业五年,见过吃他豆腐的老板,见过对他装穷的老板,没见过把他踹进洗衣机里的老板。

对付前者殷郊的举动可谓是简单粗暴,直接一个左钩拳再加上响亮的两记耳光,把老板抽得头晕目眩、眼冒金星,再趁其不备掏空钱包。这招还是当年他在会所帮彪子顶班时偷学来的,只不过彪子做得更损一点,一般都往下三路掏。

说到底还是他没注意到姬发起床了,谁知道姬发这个人走起路像幽灵在飘,一点声都没,一出声就响彻云霄,而且身体比脑子快,行动力非常强。殷郊摸了摸墙,感觉挺薄的,姬发穿得好没想到这么衣冠楚楚还住这种小破楼。殷郊想回他的大别野了,但是姬发端着馍用充满歉意的眼神看他,他走不动路。

殷郊勉为其难地坐下吃馍,殷郊颇为嫌弃地咬了一口馍,殷郊两眼放光地吃了一个馍,殷郊毫不留情地把姬发那份也吃了。吃饱喝足殷郊问这个馍是自己做的吗,姬发点点头又摇摇头,说这是他妈当初知道他破产来了一趟,带了自家小麦磨的面粉做的。

听姬发这么说殷郊瞬间脑补出一些很典型的剧情:例如乡村做题家为了留在北京,努力开早点摊结果被城管追着打,人跑了小摊摔了,因为影响市容环境卫生还进去蹲了几天,出来后没钱没饭只有游戏币和馍馍在手,还很大方地全部都给他.....

这边殷郊差点就要被自己的脑补攻略了,那边姬发还在头脑风暴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是说他不能和大奶男发生什么,就是这一阵子实在不太适合发生点什么,身上最值钱的东西是他的内脏和朴实无华的劳力士表,现在也不见了。

殷郊见他急得到处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表问你找这个?姬发喜出望外,殷郊说昨天晚上你 摔跤输给我了所以把这个抵押给我,你不会想反悔吧?

姬发:什么摔跤?

殷郊一脸无辜:就昨晚啊,你说你学跆拳道十年,看我好像很能打硬要跟我打,我就跟你打了一场。但是姬发没说他学跆拳道十年都在少儿班,而且殷郊打客人有实战经验,一只手就把他打趴下,让他一直晕厥到早上七点。

后来姬发捂着脑袋把殷郊打发走了,怪不得他起来之后小腹下面疼,事后姬发跟姜万他们 说这事被笑话了一个多月。他们都没想到殷郊是个死心眼,问啥说啥但是只说一半,那天 他俩不但打了一顿,还睡了一顿,殷郊脸皮薄,实在是不好意思说这种事。

所以过了很久之后,姬发第一次在清醒状态下跟殷郊搂被窝,气喘吁吁地问殷郊你觉得怎样,殷郊酝酿了一下,说挺好的,挺舒服的,比你第一次好。

姬发想了很久都没想通这是什么意思。

殷郊毕业后白天教小孩弹琴,晚上脱衣服,住他妈安排的大别野,偶尔跟妈视频一下证明自己没死。姜女士偶尔隔着屏幕对着他的花裤衩欲言又止,说儿啊换个时髦点的裤衩子吧,殷郊非常疑惑地问我的裤子不时髦吗?然后姜女士就不说话了。

母子俩的话题很少提到殷郊的便宜爹,姜女士倒是提了一嘴殷郊的小表哥也在帝都,不知道在捣鼓什么,借了几十万给一个同学,说是很有头脑就是缺少机遇,还想牵线搭桥把那个同学引荐给女总裁姐姐,姜女士这边忙得脚不沾地,自然是没答应。

殷郊对这方面根本没兴趣,他要是有兴趣也不会去当体育生,还特别认真地去学艺术。他 有兴趣就去国外学商科了,可惜他长这么大才知道自己家在做什么,知道后仅剩的那点兴 趣全部耗光,剩下的一点心思全部在堆砌他的艺术人生。

完全不熟的人以为殷郊是莽夫一个,其实他是某天碰上北京刮妖风会骂一句shift,然后在日记本上写"今日风儿喧嚣,眼眶微疼"的男文青。

正常人会把这称作反差婊。

因为这事殷郊读书时的名声挺微妙的,毕竟他也没想到会有认识他的同学去看别人脱衣服,还这么下贱在禁止携带摄影器材的地方拍他的屁股。虽然那些照片都莫名其妙地没能流出去,但风言风语足矣,传到最后殷郊自己听了都觉得很离谱。

于是殷郊就自己上课,自己吃饭,自己训练,自己出去租房住,这样自己过了四年。

某一次他为了办点事搭校内公交去了另一个校区,刚好碰到几个男生勾肩搭背闹哄哄地走出校门,殷郊看到里面有自己的小表哥姜文焕和一个小世伯(殷郊不记得鄂顺叫啥了),想去招呼一下,想了想又走了。

如果他没被亲爹这样全方位隐瞒,估计把殷寿看成什么绝世大人物,就不会去当体育生搞艺术了,也不会被流放到那个鸟不拉屎的校区,在一群特别早熟的人中当一个晚熟的傻瓜。

姜文焕觉得自己这小表弟纯粹是被姜女士保护得太好,但当个单纯富二代也没什么不好的,只要殷郊一直待在妈妈圈定的安全范围,那就不会出任何事,除非殷郊突然发疯想要自食其力。

把这种脑子一根筋的扔进花花大世界,基本等于送死。好在殷郊某种程度上真的非常迟钝,他现在还觉得脱衣舞是什么正规产业,毕竟他爹那些私活儿才叫真的上不了桌。 所以,脱完衣服下班回家的殷郊在路上碰到加班的姬发,答应了对方一起去吃路边摊夜宵后,毫无廉耻心地把自己的职业大声说了出来。

原话是:"我白天教钢琴,晚上跳脱衣舞。"此话基本等同于白天做人晚上做鬼。 疯狂吸入炒面的姬发被他这一下呛到气嗓,咳得厉害,殷郊根本不想碰路边摊的任何东 西,他原本就是坐在椅子上看姬发吃面,见他咳成这样,殷郊就把自己的水给了姬发。 姬发吨吨吨喝了大半杯,抬头看到一个帅哥(ps有巨乳)含情脉脉地看着他,他没头没脑 地对殷郊说了句你眼睛在发光。

殷郊:哦,是亮片眼影没卸干净。

他这么老实认真地说话,反而让姬发笑得面都喷出来出来。姬发觉得殷郊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没心眼的帅哥,看起来也不像演的,不知道怎么在夜场那个鬼地方上班还能这样。他俩聊了半天,天南地北从十二点聊到凌晨三点多,姬发劝了好久殷郊才一脸嫌弃地吃起路边摊烧烤,结果一吃就不可收拾,完全忘了少盐少油的养生之道。回去的路上殷郊把姬发的表摘下来还了回去,他不想抢朋友的东西,即使这也算是他赢来的,但姬发是他在这个地方第一次认识的朋友,比手表更重要。

股郊的做法让姬发备受感动,非常热情地像抱熊一样把高他半个头的殷郊抱住,刚想来点感人肺腑的友谊言论,没想到意外触发了殷郊的客人不能近身警报,殷郊下意识格斗准备,把姬发一拳打飞两米外。

被一拳打出去的姬发:? 还在格斗模式的殷郊:?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	rk!